

祖康十岁的时候就有水平在照片的背面写下漂亮的钢笔字:“山高水长,子涵留念”。我比他大一岁,我写不出,那时的我也不懂这样的书卷仪式和文质彬彬。他离开我们的院子,搬家住到江苏路外婆家去,他认真营造了友情的告别,令我山高水长总是记得,照片一直都藏着。

过了十几年,我从农场回来休假,到淮海路那个最大的旧货商店去买手风琴,遇见他。他长得高高,我们同时吃惊、激动地喊对方的名字,嗓音早已不是儿童、少年时,却亲热得更是由衷。他长得好好啊,我们十岁、十一岁分别时,他比我矮。

他来买钢琴的节拍

# 山高水长

梅子涵

器,他已经弹了十几年钢琴,他外婆家有两架德国钢琴。我没有买到想买的手风琴,小时候我们一起拉手风琴,他家和我家住在对面两幢楼里,手风琴声各自响起,然后走出家门,假装在楼前的小路上遇到,拉成了“和声”。我们简约地说了各自的情景,我在农场造砖瓦,他在小工厂糊火柴盒,说的时候,各自的神情都平静,好像这是我们理应的命运。小时候他是想当文学家的,普希金的诗高级、童话般地搁在他小房间床头的书架上,窗外篱笆围成的

花园里种着月季花。我搞不清楚自己究竟该有怎样的理想,却假装说想当一个科学家。在旧货店门口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来玩啊,我会做蛋糕,也会煮咖啡,你小时候家里不是煮咖啡的吗,你来啊!他说的时,声音克制,那时候,蛋糕、咖啡这样的话题轻声说更合适,那个年月没有情调,那时的确很特别。他在家弹钢琴,声音也克制,我后来去他家玩听见过,他高高地坐在钢琴前,缓缓地弹得很优雅,不被窗外的世界听见。他弹的是舒缓的《梦幻曲》,短短的,弹了两遍,我吃着蛋糕,喝着咖啡。那是我第一次很正式地坐着听人弹这支曲子,在蛋糕、咖啡的情调中,是曾经住在我家对门的小孩弹的。

我们从不通信,没有电话号码,各自努力,他去了美国当经济学教授,也在业余交交响乐团拉大提琴,我在中国过着如今的模式。他偶尔返回,短暂几天,总能联系我上我。吃餐饭,喝杯咖啡,想起童年院子里的人和角落,重新背诵嬉皮笑脸的顽皮儿歌,顽皮地笑起来,山高水长的依然是从前的天真,心里满是和声。

那张一寸的小照片上他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山高水长只是他写上的一句类似成语的话,十岁、十一岁的时候理解不了它山高水长的含义。一个词,一句话,认真写下、说出后,总是山一程水一程地和声着岁月,温情地一再被重读,被插叙,证明着记忆的不可思议。我心里那个世界的确不可思议,它的幅员是那么广大,每天都增添新版图的内容,却又是那么固执、细腻地总返回一个小角落,一张小照片。人心的这点美妙,应当是生命最珍贵的普遍基因了。我没有听过他拉大提琴,但我确信高高的他一定拉得很帅。分外喜欢听友友拉的《Dinner》,在会上做文学演讲的时候,有时会用它做情感背景,心里想着,如果这是祖康坐在旁边拉的话有多好,文学和大提琴的和声,普希金和大提琴都



金蛇献瑞 (中国画) 李知弥

属于他。他问我,院子里他家窗外还有月季花吗?我家也不在那个院子里了,我说,我陪你去看看吧。他说,等下次回来吧。山高水长。

我的那些中学同学,其实也就是1963年至1966年三年时间同在一个教室,听老师上课,各自完成作业,也完成十三岁到十六岁的游戏和心思。可是却有几十年间聚不完的会,一同旅行,走在山间说的也尽是那三年的光景,消耗不尽的乐趣和快乐。每确定好下一次的日子,多少天里都会惦记这个日子。这中间跨越了许多命运的派位,但聚拢在了一起,却不提那等“莫名其妙”,他进上海工厂,你却去远方乡下,不批评莫名其妙的岁月,自管自只说那三年里教室外的你我他她。年少优美的“同桌微妙”闪烁其词,老狼已经代为唱过。傻里傻气的事情最多,明明没有多少可笑,说出来件件都好笑,而且是次次都说,次次都笑,就好像这么多年见过再多的世面依然是这些傻里傻气最有世面,天下可爱的人也只有身边这几个。坐在一张桌前,你看我,我看你,虽不是很帅,也不算何等美,可就是比隔壁桌上的陌生人亲近、顺眼,连绰号喊在嘴里都似乎格外天真,充满发明创造。那个已经离开很久的老丹,

次次都被说着说着又坐回了我们的身边、对面。还是那副腔调,只要举杯就兴高采烈,只要打牌就赖皮得想吃耳光,可就是个喜欢他。年少走入一个教室门,组成的是一幅图,他是村口的那棵树,你是烟囱里飘起的炊烟,远处山脉,门前小河,天空还飞着几只小鸟。我们都是这样画出最初的画的,是一个大同小异的家园。

老丹,你想得到我们次次都对你说吗?你这是瞎跑到哪儿去了呢?谁也不告诉,就无影无踪!人只有在很小的时候才玩躲猫猫,你早就长大了,躲什么猫猫啊!

老丹长得高,但是跳远,跳高,跑步,样样不行。凡是他不行的,就会脸红,他很行的,也要脸红。他是一个看上去强悍,却总脸红的人。你躲猫猫跑得这么快,是因为不想让我们看见你脸红吗?

十六岁那最初的日子,我们几个不是工人子弟的小孩,走路小心,喘气小心,胆颤心惊,他说:“跟着我,别怕!”他就成为我们的“红旗”了。

他是一个理发师的儿子。

山高水长不是只写在照片背后的。我早就不玩扑克牌了。老丹赖皮想吃耳光,可还是和他一起玩有趣。老丹,你改一下赖皮的习惯吧,他赖皮的时候也脸红。

金蛇献瑞 (中国画) 李知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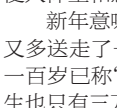
不同年龄的人对新年的感受大不一样。年轻人可塑性强、冲劲足,“新年新起点”是他们经常来自勉的一句话。年纪大一些的人,生存状态比较静态:事业像温吞水一样平平常常,没有特别的低谷,却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平地起高楼;感情稳定,却也彼此熟悉如左右手,没有荷花初绽的激情。他们对新年的感觉会变得比较迟钝,对未来的渴望也不再那么浓烈,换句话说就是:“新年感”越来越弱。培养自己的“新年感”,让生命保持应有的活力,是一种生活智慧。

拥有“新年感”的第一种标志是:每到年底必翻生活流水账。古代的曾子一天都反省好多次,他问自己:为人做事是否忠于职守?与朋友交往是否讲究诚信?每天该读的书记读了没有?现代人智商普遍高于古人,我们的自省应该做得更到位才对,既要有日省,也要有周省、月省、年省。说年省,就是看一年来自己哪些事做得好,哪些事可以改进。做得好的,来年继续;做得不好的,立即换条轨道。反省并不是对自我的“清算”,而是为了积累前行的眼力。

“翻旧账”不是目的,也不是“新年感”的主题,“新年感”的主题是:来年我该做成些什么。有人说:志向这种东西很空,只适合年轻人用来表决心、吹牛皮。我从不这样看。其一,我觉得一个人做事不分年龄,只要身体许可,九十岁、一百岁都可以奋斗,杨绛、周有光、巴金、黄永玉都是高龄创造了不凡业绩的典范。其二,我认为志向本质上是一种做事的路线图,有了它,我们付出的血汗才会汇集进一个目标,不至于分散,更不至于内耗,它适合所有年龄,也应该得到我们敬重。80多岁够大了吧,可金庸偏偏立志要去剑桥大学读个博士,最后心想事成。我们自然未必个个要学金庸背负年老的身躯去读学位,但金庸那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难道不使人仰望和感动吗?难道不会推动一个社会前行吗?

新年意味着时光的流逝,每多过一个新年,一定是又多送走了一个旧年。人生总共的日子就那么多,活一百岁已称“人瑞”,世之所稀,就算你有这个福气,终生也只有三万多个日子。正因为我们有留存于这个世界的不会很长,因而需要做一件事情:将温暖尽可能多地赠予别人。对父母,要尽己所能去行孝,该花钱就花钱,该陪伴就陪伴;对妻子(丈夫),要及时“看见”她(他)的贡献,使她(他)感到你是世间那个除父母之外最心疼她(他)的人;对儿女,你要付出刚刚好,这里强调“刚刚好”,指的是父母之爱要足量,但不要过量,足量是温暖,过量是溺爱;对朋友、同事、同学甚至路遇的陌生人,你要乐其所乐,忧其所忧……一个人的心灵装自己少了,装别人才能变多,你的生命才会属于大众,你的名字也才会镌刻于许多人的心头。

哪怕活一百岁,每一个新年都是一道美好的门槛。“新年感”就像码头,它不断提醒我们送别旧我,迎接新我。



眼睛是大脑的窗口。看见小男孩天天,嘟着嘴对妈妈说,老师都不喜欢我。妈妈问他,那为什么老师都不喜欢你?他小声嘀咕,可能是我的嘴巴比较小,老师喜欢嘴巴大的。妈妈不解。天天再次解释,我嘴巴比较小,吃饭比较慢,人人都吃得很快,可我吃不快;看见小区里的摆摊卖水果的阿姨,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仍保持着素朴的尊严,她不停地写诗,写给她瘫痪在床的儿子,鼓励他活下去,她对儿子朗诵,罗梭说过,文字是最精美的文物,它是贴着生活最近的艺术品……她经常做这个动作——仰头,耸肩,提气,望着天,把眼泪憋回去,然后,又露出爽快的笑容,招呼顾客,哎,你想来点什么水果?

看见 詹政伟

# 春节包场

汤炳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团里派我和李老教师去青浦一个叫库浜的地方做年档包场。为赶年三十的夜场演出,我和李老教师吃了午饭,拿了行李箱搭乘松江去枫泾的公交车。到库浜下车找到了村委会,那位来我们团联系演出的老姚热情地帮我们拎箱子,跨过公路将我们领到那幢新建的两层小楼,上楼西面一间是我和李老教师的宿舍。不多时上来一位中年妇女,老姚先给她介绍了我们后,又对我们说,她叫阿小,是村里指派她专门为你烧饭的,你们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尽管和她说。然后他又领我们去楼下东边看了看演出的场所,这是一间临时搭起的水木工棚,已经过打扫,坐东面西搁起一个并不高的书台,上面的一张课桌用桌围围着,那上面写着“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书台后面墙上贴着海报,写着我们团及我和李老教师的名字,在李的名号下写着夜场《包公》,日场是我的《鸿门宴》。面对书台的是一排排用木板搁起的算是听众坐的长凳。老姚告诉我们,村里还有一台浙江过来的民间越剧团也是当晚开场。

开演时间将近,李老教师穿上长衫,拿起卖包(放道具的包包),老姚过来陪李老教师去场子,我也跟着。场子里大约有一百多听众,老姚扫了一眼说,嗨,也来了不少其他村的人。我们听了李老教师一回书后,老姚便对我轻轻地说,走,去看看越剧场子。刚过马路就听到西北角传来越剧悦耳的唱腔。我们来到了一个较大的有些年头的民宅,只见那客厅被当成了戏台。天井里坐满了男女老少,墙上贴了两张大红纸。老姚低声告诉我,包场演戏是前几年民间自发、由他出面联系剧团的,大红纸上写着各家各户出的费用。我走近看了一下,大多是出10元的、5元的,最后几家有出200元、300元的,老姚说出资大的都是村里的万元户。由于村里大多数中老年男性喜欢听书,加之开销也不大,于是就由村里买单请了我们。

春节期间走亲戚,在远离街镇的偏远乡村,有了包场演出就有了热闹的去处,加之有了远处传来的此起彼伏的爆竹声,让年味带着高声欢笑传向悠远。

后来,我在库浜周边的村里被邀做了两个年档的包场。

追溯包场的历史更是悠远,且不说历代留存的那些古戏台,民国年间那些有钱人家,每逢喜事都会邀请名角唱堂会,我辈小时候知道村里包场放电影的消息时,便早早地拿起小凳去田头场角在架起的银幕前抢位子了,更见从四面八方潮涌来的人群拥挤着看电影。联想到现在有关部门不定期地为小区居民配送演出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也联想到本人三十多年来,由政府买单,由我创排的诸如松江农民书、独脚戏、小品、上海说唱、哑剧、双簧等形式的与时俱进的节目在全区巡演……

不管是包场或自掏腰包看戏,这不仅仅是娱乐,你说是吗?!

我生长在山西这片被称为“煤炭之乡”的土地上,煤炭资源不仅滋养了我们的经济,更深刻地融入了我们的文化和生活。在这里,煤炭与民俗的结合,诞生了独特的文化符号——旺火。在山西怀仁,春节的年味不仅弥漫在空气中,更燃烧在每一堆熊熊燃烧的旺火之中。那火光,是怀仁春节的独特标志,更是我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记忆。

旺火,又叫“拢火龙”“大旺火”,是春节期间流行于晋北地区的社火民俗活动。在怀仁,这一习俗尤为兴盛,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当时煤炭资源丰富的怀仁地区便有了燃煤旺火祈福迎春的传统。据清乾隆《大同府志》记载:“元旦,垒炽炭于门,状若小浮图,名曰‘旺火’。”旺火取其“旺”意,寓意六畜兴旺,万事吉祥如意,来年日子更红火。

如今再次站在家乡的街头,内心不禁涌起一股暖流。小时候的除夕夜,凌晨放“开门炮”后,爷爷就会带着我来到院子里,点燃那堆寓意着兴旺与祝福的

旺火。他手持柴火,目光专注而慈祥,火光映照着他苍老却温暖的脸庞,那一刻,家的温暖和亲情的可贵在我的心中悄然生根。为什么要点旺火呢?看着那个盯着火苗充满疑惑的我,爷爷眼中闪烁着回忆的光芒,缓缓讲起旺火的故事。

传说天帝将于交岁之时火烧奸顽,火神为救民众,告诉民众点火避灾,于是交岁时家家点燃柴火,并在大火旁扭动身体,火海般的场面成功瞒过天帝。为感火神之德,大家将除夕夜点旺火的习俗流传下来,每逢正月初一、十五,各家男性都会到院子里垒起规模较小的旺火,主要用大块煤炭垒成一个塔状,外贴写有“旺气冲天”“五谷丰登”等字样的大红条联。大家也会默默比较,谁家的火堆大、着的旺。火光在寒风中摇曳,这场无声的较量,

比拼的不是火堆的大小,燃烧的旺盛程度,更是一种对生活热忱的默默较劲。

听了旺火的故事,让我对它有了更深的理解。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源于先民对土地与火的崇拜,承载着光明、温暖与希望。它不仅驱散冬日的寒冷,更在辞旧迎新时寄托人们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后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将这份记忆深埋心底。

时光荏苒,如今我们都搬进了高楼,儿时院落里的旺火也渐渐消失。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怀仁旺火习俗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2011年春节,怀仁旺火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它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公共旺火规模宏大,造型讲究,搭建需精选煤炭,切割方正,造型需呈宝瓶状,并逐年增高,寓意一年更比一年好。火

# 山西旺火里的年俗和乡愁

方浩

龙班是怀仁专业垒旺火的班社组织,传承人都有三代以上的师传谱系。如西关村火龙班传承人武雪峰,主要负责旺火的定位、控数、垒砌等工作,是怀仁旺火民俗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

现在,除了传统的家庭旺火,怀仁市还会举办大型转旺火活动和踢鼓秧歌表演,成为春节社火的重要内容。方圆百里的人都前来观赏,大家簇拥在火光周围,围着最大的旺火“转火龙”,正转三圈,反转三圈,祈求“旺运”。在燃烧的火光中,我总会想起那个熟悉的场景——院子里,我和爷爷一起点燃旺火的画面。旺火的光芒依旧温暖如初,它不仅照亮了我们的过去,也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 看见

詹政伟

春节期间,上海人有吃“元宝茶”的旧俗,从小年夜开始一直到正月十八。

责编:吴南瑶



夜光杯